

法隆寺与柿

孙小宁

筐话出来。

有些是淳朴的乡间才有的戏剧性瞬间。这倒更让我觉得，奈良是个有着故乡一般亲切厚厚的所在。而让我更生亲切的是，我看到了无处不在的柿树，就在人家屋舍院落间。此时正是秋天，每棵柿树上的果子，都结实饱满，很有些生在自家可以放心贪长的底气。我从它的皮与色泽判断，里面是有筋有肉的那种，不像我故乡的火晶柿子，一揭薄皮就能流出一手甜汁……经由柿子，我又一次思接长安。无疑，我对奈良的情感又落地一层。

终于到了法隆寺，感受同样亲切。因为无论是它的南大门、还是东大门，都是低低矮矮的，一个并不需要你屏气敛神去仰视的所在。这次，我们走的是南大门，要到达它跟前，需要走长长一条参道，参天大树，光影斑驳，可用上“木漏日”这个美得无可方物的日语词。时光在此变得更慢，仿佛千百年来，人们到达法隆寺，就是这样慢慢走着。而进入寺门，同样有一条长道，右侧用以做圣俗之界的围墙，正像林老师当年所讲，是矮矮的土墙。

法隆寺分西院伽蓝与东院伽蓝。西院有金堂、五重塔、讲堂，东院有梦殿。这里有许多佛像宝物，可惜不能拍照。照片能留住的，就只有这些佛教建筑的外身。而我正是借助这些影像的一次次回忆，回来开始了相关阅读，并借以翻动法隆寺这本年代久远的书。所谓心看见了眼睛就看见，有些字眼就自动从书里跳出了。比如那种将金堂与五重塔并置于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不对称配置，原来叫做法隆寺式。而属于法隆寺建筑内部的结构秘密，我则是借助去年那本《树之生命木之心》，体会出建筑细部的匠心。这本书堪称法隆寺的建筑物语，由几代法隆寺工匠们的口述回忆道出。它不仅详解了塔殿建筑的细部构成，还进一步帮我探知建筑选材与应用背后的缘由。所谓“取千年的扁木，也要让宫殿存活千年”，这里不仅体现的是工匠们的虔诚与信念，也有多年身体记忆所累积成的生命经验。因此能存活的，不仅是宫殿，还包括树木本身。法隆寺工匠口中，给这些大殿佛塔做修缮之时，还能闻到柏树原本的香气。他们说，这是因为前辈的工匠在用到每一棵树木时，都没有违背树的癖性，所谓“要按树的生长方位使用”，“堂塔的木构不按手法而要按树的癖性”，“你的灵魂就在你手里的工具上，在刃部的前端上”，这些都是代代工匠匠匠挂在嘴边刻在心上的口诀。还有一个细节也拜他们提醒，这里的佛塔，虽然也受中国早期佛塔影响，屋檐却比中国的檐边长。这同样缘于工匠们对日本风土的悉心体察，因此有了区别于大陆风格的日本长檐。宫殿工匠是可以站在建筑内部来看的，有些东西，也只能借助他们才“看”得到。作为游客，在当时，眼睛只能看外观。但这种大体的看，已然能生起敬畏。既敬畏时间的力量，也敬畏建筑体本身所拥有 的谦逊：这么多大殿与塔，彼此谁也没想压过谁，就连梦殿，这因圣德太子做梦而得名的建筑，我也只是通过它顶上的宝珠，而在拍下的照片中得以辨认。伟大与谦逊集一身，方才会出这样简朴、和谐而内敛的样貌。我想我真正喜欢的，是这种气息。因为这种气息的背后，是人的声息，是不同时代人的心力与诚念相续，方才有这眼前千年的奇迹。

奈良城不大，法隆寺坐 JR 线和公交线路都只有几站。但就是几站的驶出，竟是别一番奈良风貌，说来差别真大。法隆寺在斑鸠町，这是个古老的地名，因为最先的法隆寺，就命名为斑鸠寺。斑鸠町里有没有斑鸠，我不知道，但放眼望去，这里仍然是一片原野景象。尤其是坐 JR 出了法隆寺那一站，眼前的屋舍人家，就像依着田园而建。连伸向远方的铁轨，都像是从井田巷陌中间开出。行车道长而窄，以至于我行在一侧，心里总有些胆颤。不是怕自己被车撞到，就是担心会影响到骑车的人。要知道大部分城市，人行道与汽车道，都有线隔开，或者干脆以栅栏分界。可这里……车的两边，步道只有一尺多宽，自行车也穿行其间，这，到底是让人走还是不走？

这么思虑着，环顾四周，竟然发现，行人没有几个，骑车人亦稀稀落落。整个斑鸠町，俨然就只我们两个闲人，在那里晃晃荡荡。已然看到法隆寺的路标了，就不免心生奇怪，怎么老感觉到接近一个名胜旅游地时，那种纷杂热闹劲儿呢？

穿街走巷，两边尽是人家的，个个门扉紧闭，绿植倒是从矮矮的围墙内显映出来，人人都像园艺家，修剪得一丛好花树。我的旅伴一直在学茶道与茶道，因此品鉴各家的园艺布局很是上瘾，以至于走着走着就说开了这样的话：其实，这样一天沿路看看也不错。

这话我正思忖着怎样接，迎面走来一位老太太。她看着我们，突然就噙里啪啦说开日语，样子既热情又生动，对不住她的是我那初阶的日语，眼见得一个词汇噤声啪啪往地上掉。最后只听出“食”一个单词。又见她手往身后指，就猜想，她大概是向我们介绍一处吃东西的去处。可是到底在哪里呢？还是不知道。而她就这样甩甩手走人，置我们于一片懵懵懂懂。

我的旅伴因此感慨，这里还是偏乡下啊，因此会有这样的人出现。这种观点她之前也表达过，我以为是她这样多往来京都的京都控的偏见。这一瞬间，我竟然有些被她说服。这里确有一种乡间的安适，是同为古都的京都所没有的。京都虽然古老，但人还是要提起气来生活。我行前正好看到老京都人、学者梅棹忠夫的《京都导览》，处处都在做这样的提示。他说：“京都日本最早拥有‘都市性格’的地方。”所谓“都市性格”，“就是建立在非自然共同体中的人际关系。”而在一个千百年都市生活中所形成的礼仪规范，自然有让外人觉得“冷”的地方。以至于有人觉得，“京都人就是冰箱。正面相对时，倒也凉风习习，好不爽快。可一旦转过身去，你定会感到脊背发凉。”当时看书上这一句，忍不住要笑出声。现在一对比，真是无法想象，走在京都小路上的我们，会被一个这样的老太太拦住，我们也不问你要去哪里，就在那里倒一箩

深秋时节，日丽风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汉棠先生，举办了生平第一次紫砂精品个人展览，并将自制留存的一批紫砂花盆结集《汉棠盆》出版。

《观自在——徐汉棠紫砂大展》在宜兴新建的博物馆展出首日，我出席了开幕式，当跨进足有两千平方米的展厅，就觉得置身紫砂艺术的珍宝馆。三百七十余件展品琳琅满目，精妙绝伦。

八十六岁的徐汉棠是壶艺泰斗顾景舟大师的第一位入室弟子，在技艺上得其真传。他制作的紫砂壶茗壶，无论是传统器型，还是创新形制，风格洗练精巧，端庄秀丽，饮誉海内外。展厅中陈列的他的代表作有石瓢壶、虚扁壶、龙宫宝灯壶、菱花提梁壶、碧海明珠壶、古兽窥今壶、岁寒三友壶、灵芝供春壶、四方冰纹壶等等，满眼砂壶名器，欣赏后令人叫绝。

令人感到惊喜的是，二百来件“汉棠盆”这次也首次面世展出。这些紫砂花盆，大则十厘米，小至二厘米，以小型、微型居多。大者可手握，掌上能把玩；小者置指尖，近眼可观赏。如用它们制作成迷你盆景，即可获“掌中诗画、指尖园艺”之效果。

遍览徐汉棠，约有一百来种款式。砂盆器型之繁多，用泥色彩之广泛，制作工艺之博精，无不蕴含着大师传砂成金的作品意蕴和审美取向。以形制来看，如百合含英，各显奇姿；以泥色来看，也是精彩纷呈，美不胜收。

驻足馆内，细赏徐汉棠精湛的紫砂盆，是一种高雅飘逸的艺术享受。大师凭借他超群的制陶功底，将中国传统紫砂技艺浓缩在寸天厘地的微型紫砂盆之中，其特定的艺术语汇和非凡的表现手法，足以使陶艺界叹为观止。

请看，两件带开片的紫砂盆十分别致：一件为《红泥三足石瓢盆》，身绘白线开片；另一件为《紫泥四方茶筒盆》，直壁修长的盆体上也布满白线开片。这是徐汉棠巧妙地将宋代官窑瓷的天然冰裂纹移用到紫砂盆上为装饰，使之呈现一种远古自然的残缺美，为砂盆注入了浓郁的宋瓷韵味。

另两件竹型紫砂盆分外有趣：一件系《墨绿泥方竹盆》，直口直明足，在近底足的竹节处雕有两杆细枝和几片竹叶；另一件则是《紫泥横卧竹根盆》，近根一端五段竹节紧密相连，前一竹段斜口向下，近竹节处也雕有嫩枝和竹叶，中间整节竹段上开一椭圆形盆口，又以两小段细竹枝横垫做盆足。徐汉棠运用奇巧的仿生构思，随形施艺，巧雕细琢，妙趣横生。

更引人注目的是榭中那件《双色鼓钉盆》。该作品用上等大红袍泥料做

清赏笺

汉棠盆 掌中珍

金晓东

小型、微型紫砂盆是他在 1967 年至 1977 年，用了整整十年时间，精心创制而成。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沪上的微型盆景已然流行。它以植物、山石为主要素材，以凝练、浓缩、夸张的手法，在限制的极小空间里形象地表现了盆栽之美，做到“寸木有情，片石有致”，淋漓尽致地抒发了独特的艺术情趣。由于当时上海居民的住房都不宽敞，家中不宜放置大型盆栽，于是微型盆景应运而生。

大师记忆犹新：当年，因制作盆景“一盆二景三几架”的需求，上海盆景协会到宜兴紫砂厂订制一批由徐汉棠设计的小型紫砂花盆，从此徐汉棠开始为该协会的几位微型盆景制作者做起袖珍花盆。当年，徐汉棠为他们制盆，纯然是出于兴趣和友情。一是他本人喜爱盆栽，以盆会友可以交流盆景制作经验，二是他打算拓展自己的陶艺领域，不仅仅局限于制壶。所以徐汉棠对此相当投入，做了很多紫砂盆，全部送给他们，未曾收取一分钱。上海盆景协会的几位朋友也回赠一些日常用品。那时大家月薪较低，民风纯朴，双方合作比较愉快。据后来几位得盆者统计，徐汉棠共为他们制盆近三百只，品种有二百五十种之多。

制作难度较高的应数那件《紫泥菱花蒲包口三足盆》，它形如菱花，属筋篱货。盆体充盈饱满，十二条凹形筋线，优美挺括，繁而不乱。盆的蒲包口极具功力，同样呈菱花状，和盆身对应契合。盆以三足支撑，花盆泥料细腻如玉，包浆凝厚莹润，实为异常难得之陶艺上品。

最具看点的是这件《铺砂青灰泥三足洗形盆》，该盆略收腰，口微撇，口沿较宽呈凹带状，器身中下部饰凸线腰带，与底足凸线相呼应，三足塑仿青铜器回形夔龙纹，做工精细，整件器具静雅隽永，富蕴书卷气。此盆用料为铺砂紫泥，在烧制过程中发生窑变，又经后期悉心保养，外盆面渐变成极其漂亮的青灰梨皮纹理，细小的段泥颗粒，匀撒其间，熠熠闪烁，妙不可言，真是“天赐而成”。此盆仅做单只，为孤品，是大师自认为最得意之作。

陈列室里可圈可点的紫砂盆精品还有不少，譬如《紫泥晋砖长方盆》：砖形盆侧壁镌“太康四年柯君作砖”八字篆文，盆形简洁古拙，具有浓厚的金石气韵。《段泥牛首杯形盆》：泥色土黄，牛头部光素不雕，仅口饰回纹，形象生动逼真。《紫泥随形梅桩盆》：信手捏塑而成，老桩新枝，梅开数朵，朴拙有古意。《青铜鼎式盆》：用段泥制成，仿青铜三足鼎，平口，足尖一圈回纹，盆身刻一周带状夔纹，显得古雅华美。《长方如意回纹盆》：料用红泥，长方平唇口，外沿刻回纹，束颈，圆肩，腰部微隆急收，底部如意云足秀美显瘦。

耄耋之年的徐汉棠眉发银白，精神矍铄，他在陈列馆里告诉我，这些



筆會

左:三足青铜鼎盆
右:晋砖盆
徐汉棠 制

香草天空

阮文生

平时见到人，就匆匆溜向草丛的行为大不一样。是雨水泡大了胆子？稀里哗啦的热闹当成自己的了？好像尖头就是对准叫板的。脚步真的给边缘化了——我很在乎，还是离它远些吧！

金龟子上路了，身上的绿光暗暗地，就像下定的决心，在荆棘里暗暗地推进。没有谁干涉，可它常常把自己弄翻了。细小的脚在空中胡乱转动，在抓墙。它就是个笑话。被逗乐了，山茶花的红在荡漾，在互相感染，一朵两朵七朵，数量还在升高，坡面的表情波动着，叶子窸窣窣地响了。山顶的亭子，像徽州许多山上的凉亭一样。走累了爬累了，在那里歇歇，放松地想想。把山保留这里，需要思想，就像一步步地上来，需要力量一般的。顺着山或思想的高度，我看到了一般的 地方难得看到的现象：西面的箭场，箭靶和网状的隔层，带着绿光展开着。古战场的意味明亮了、绷紧

了，思古之幽情，全在弦上。东面草寮里，泥土、童贞都是可塑的，清凉的感受穿透岁月。童心，在旋转的节律里开出花来。

就在山边，可以见到拉开布帘的房内，沙发电视宽大的床。山的气韵安然地落下，和建筑的转折合拍了。那是活 的影子绕过自己，轻轻地按按出口，试试效果？大理石墙面如排排琴键，光洁典雅里满是天南海北的声音。劲道下来，就连目光也见光彩。说到底，容量是个关键。一部钢琴可以装下大海，那里的通道和设计，全都向着天空跑开了，音符打开弧度滑行着。无标题的部分不知 的词汇，真的有点难对付。

这么叙述，是在权威里拖泥带水了，有些意思我也不明确，好比一只小船到了海上。普遍的触摸中，一点火光在往后退，扩散的青烟又在打结。

它源于宋代，盛于明清，延及民国至今。紫砂花盆，古朴典雅，透气渗水性能俱佳，深受人们青睐，用砂盆种花木制景蔚为风尚。世间有需求，制盆名家高手也就辈出不穷。然而，历代紫砂花盆的形体一般都较大，造型和纹饰等大多沿袭前代，变化不多。当今的紫砂盆也基本继承传统风格，具有创意的委实不多。这也恰恰反衬了“汉棠盆”，无论在形制、泥色、装饰、创新等诸方面，尤其在器物微小造型上确实是超越先贤，宜兴陶瓷行业协会会长史俊棠先生誉之为“前无古人，未见来者”。

徐汉棠为人一贯低调，诚实勤恳，惜言如金，一辈子就默默地做着静水深流的紫砂陶艺一件事。他年复一年含辛茹苦地创制、积蓄着自己的紫砂作品，终于积少成多，“聚沙成塔”。他还一丝不苟地将它们分门归类，建立了它们的“档案”。大师对自己的作品珍爱有加，视如生命。前些年，在商品经济大潮席卷紫砂行业的情况下，面对不断膨胀的物欲喧嚣，他以内心的淡定和从容，将自己倾注了大半生心血和创造力的结晶——二百件紫砂盆和一百把紫砂壶，完好又系列化地保存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体现了大师对一生钟爱的陶艺事业的坚守，也是对艺术的尊崇。

说到徐汉棠钟爱自己的紫砂作品，在这里还得讲一个整批“汉棠盆”从台湾回归徐门的故事。2002 年底，我接到徐汉棠长子徐达明的电话，他告诉我台湾茗壶收藏家江庆书先生手里一批“汉棠盆”有意转让，家父很想回收这些旧作，问题是徐家没法直接与江先生联系，另则卖主开价不低。正好江先生和我还算熟悉。我与江先生通话后，确定这批紫砂盆正是上海盆景协会那几个人的旧藏，并摸清这批“汉棠盆”的确切数量是 138 件。谈及出让形式和售价，江庆书坚持要整体转让，并说价格不能再降低。紧接着，我多次与江先生通电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儒雅善良的江先生终于同意降价以约三成半的价格相让。2003 年农历正月初十，对于徐汉棠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江庆书带了一整箱“汉棠盆”专程从台北来到宜兴，最终把它们交到汉棠大师及次子徐维明手上。徐汉棠在清点接收这一件件亲手创制的作品时，其激动之情难以言表。事后，汉棠大师告诉我：“当这批紫砂盆回归到我的家里，就好像与离别近半个世纪的儿女意外重逢，真是欣喜若狂，热泪盈眶！”

徐汉棠的袖珍紫砂花盆之所以精妙卓绝，完全植根于他对民族文化的忠诚恪守，也得益于他对紫砂艺术的实践感悟和精研妙用。这些存世量相对不是很多而且不能复制的紫砂盆作品，越来越显示出夺目的闪光点，其价值早已超出它的实用范畴，成为人们一致公认的艺术珍品和收藏家们梦寐以求的追逐目标。

紫砂汉棠盆，寸厘掌上珍。徐大师这些形小式微、巧夺天工的紫砂花盆，永远是盆艺界说不尽的美好话题，也是宜兴紫砂艺苑里一簇绚丽的奇葩。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九九归一的夜色盖住阳台了，灰灰的里面还是暗。不错，暗是一种味道！是用了好多山好多时光，酿出的。更多的体味和光亮仍在暗暗里沉着。不稳的情绪在赶路。哦，房门上的牌子：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鲁迅、巴金、沈从文、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梭罗、马尔克斯、莫迪亚诺、阿列克西耶维奇，一百多个呢！真是太多太猛烈了！别具一格的作家府，将多少精神和追求开放排列。距离拉下的时间碎了，一小块泥土就是一个大世界。石阶弯了，豁开的绿荫里，我看到更多的山。

有理由认为“香草天空”是徽州十大大山派来或选出的代表，松树草地竹子是它们的主张。后面的山推动着它，像新安江里的波涛。它押住群山的韵脚，让眼前的水流慢下来。它跨过一条河，到了徽州皖韵假日酒店。偶像竖起了，很高很远的风被接住，白鹭在枝上歇脚，叽叽喳喳的声音，调整着昼夜的高低，界线条易模糊，难道黄昏就是用来争吵的？寂静喧闹都在一块了。鸟才不管这些呢！山的影子和余韵，继续一股劲地涌，熏衣草，迷迭香，盖着草，丛丛团团地铺在山脚，簇拥着香气和色彩。

一座山来到酒店，也来体会都市吗？体会自己带来的绿荫、体温、态度。